

# 山与树林的合唱

鲍吉原野

“山在歌唱,只是人没有听到。”我记不起这是一句诗还有一句歌词,也记不起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抑或我脑子里冒出的念头。我想说的是我相信这句话。

在牧区,山峦裹着蓝色的毯子,趴在天地。它们做什么呢?一定在小声唱歌。裹着毯子的人,唱歌的声音一般都不大。山在那边一定看见了河流。草原的河流曲曲弯弯,像在塌裂的河床里流淌。在任何光线上,它们都白而亮。像割裂绿草的白色闪电,又像马鞍上的银链子。群山的合唱是低频震动,河水为此泛起涟漪。山比人更通晓和声的唱法,歌的层次如山的层次。山坡上的灌木带、白桦林带和蒙古栎带是不同的声部。人听到的是树叶哗啦啦的声响,这个不算,顶多算伴唱。人听到山和树林的合唱吗?如《出埃及记》那样的肃穆。群山合唱,越矮的山峰声音越尖,跟人一样。树林是乐队的弦乐。我听《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小提琴齐奏也有非凡的歌唱性。树林的齐奏不齐。不齐才好听,树林的伴奏如几百把弓子整齐地拉过去,每把琴的乐音会快一点或慢一点,混杂的声音如夜空里参差不齐的树梢围在月亮的脖子上。有句成语叫“山呼海啸”,发明这个成语的人是懂音乐的,并通天籁。山的歌声近于呼,古人称呼。呼吸的呼,呼麦的呼,广板并慢板,有曼陀瓦尼乐队的无限的延长音,然而无词,音乐术语叫吟唱。其实所有歌的歌词都是狗尾续貂,是包糖块的玻璃糖纸,是废话。山在夜里歌唱,星星下垂,聚集在地平线,它们是听众。山的歌声的波长不被人耳所解码,山早就看出人是聋子,羊信赶羊上山下山,没表情,证明他没听到山的歌声。



流云停驻,人不明白流云为什么会停下来。云听到了山的歌声,在牧区,朝起的云都挤在天边,如小学生排队,它们在听山的歌唱。歌者不光有山,狮子松是女高音,落叶松是男高音,山洞是男低音,白桦树是次女高音。这是说独唱乐章,合唱时它们全体加入合唱。

白雾飘过来时,山唱的是情歌。白雾在歌声中滑落在山的脚下。白雾让山的嗓音有一点沙哑。迈克波顿唱情歌也很沙哑。太亮的嗓子唱不出情歌的诚恳。心中无苦,不适合在山野里歌唱。山在恋谁?流云、大江,还是天上的星星。这个事在没弄清楚之前不可乱说。人的听力与山的波长对不上,听不清它和它们的恋爱与失恋。那些古老的岩画在说这个事吗?不像。

没有新歌的时候,山习惯于沉默。但四季的每一个季节山都要唱一唱,在春天歌声会多一些。山的歌声传过来,鸟儿在天空盘旋,田鼠钻出洞来谛听。唱到低音部分,山石子震落,轱辘到山脚下。如果河水绕着山流,必是此山歌声优美,河水舍不得一下子流走,山为此多唱了好多的歌。

上世纪七十年代武国强就在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工人美术创作,经历了上海工人美术创作发展的最好时期,为上海市工人美术创作作出贡献,九十年代初调到美术家协会工作,为美术家服务。他热爱这份工作,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真诚地和美术家交朋友,了解美术家所思所想,为上海美术发展出谋划策。他把协会当作家,把协会当作事业来经营和营造。美协工作听上去和美术创作相关,但协会工作人员美术创作却成了业余的事。不但武国强是这样,其他同志也是同样。

武国强的美术创作和同时代的画家经历都差不多,以水彩、版画为主,其他艺术门类也有涉及。前期以版画为主,后期以水彩为主,创作主题以坚守都市题材,表现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和熟悉的生活,版画作品反映时代,反映生活,表现繁密的人群,色彩斑斓的光灯,交相辉映;水彩创作是他艺术追求中重要的部分,在他的作品里都市题材和水彩表现语言结合得更加紧密,表现力更丰富和现代性、都市的丰富色彩表现更加充分,构图饱满,色彩透明而和谐,具有现代

在物产丰饶而气候宜人的拉马拉住了好几天。

拉马拉是巴勒斯坦的行政中心,周围山峦起伏,是约旦河西岸著名的避暑胜地。由于景色娇丽,有人呢称它为“巴勒斯坦新娘”。

在拉马拉,每天在外溜达时,总与油炸鹰嘴豆泥饼不期而遇。

营养丰富的鹰嘴豆,因豆形尖如鹰嘴而得名,有“豆中之王”的美誉,原产于中东和地中海一带。

巴勒斯坦人将鹰嘴豆煮熟后,捣碎,碾成泥酱,加入橄榄油、柠檬汁、芝麻酱、大蒜,搓成大小一如乒乓球的丸子,在油锅里炸成灿灿的金黄色;然后,夹在扁平的阿拉伯面包里,再嵌入切碎的黄瓜、番茄和酸奶。

巴勒斯坦人疯狂地爱着这种小食,一日无此不欢。大街小巷都飘荡着油炸鹰嘴豆泥丸的香味儿,炸好的金色大丸子在巨型的大圆盘里高高地堆叠着,丰满而又性感。

说来难以置信,每次经过售卖鹰嘴豆泥丸的摊子,热情的摊贩总会唤住我们,亲亲热热地送上一两个,说:“请你们尝尝,快趁热吃吧!”我们要给钱,他们坚拒不收。次次如此,每天连吃几回,分文也不必给。



醉秋图 (中国画) 庄乾梅

交,睡大铺,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创作班学员年龄大的70多岁,年龄小的刚艺术院校毕业。专业上有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武国强都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工作细致入微,教学创作认真负责,团结凝聚了一批美术创作人员,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服务美术家,为美术家做事并没有耽误武国强的美术创作,今天,武国强把长期创作实践的作品展示结集出版,在此我衷心祝愿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 武国强的人和画

陈琪

审美特点和意义。他的水彩创作重写生、重生活、在写生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他的作品不浮夸不做作,读来亲切。

对于艺术创作者,退休是件好事。武国强退休八年了,身边还团结围绕一大批创作爱好者。他带领大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坐公

2000年8月,时任东方电视台副台长的我,应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艺和上海演艺总公司总经理俞淑琴之邀参加歌剧《阿依达》的策划会。原先的设想,这部歌剧被安排在大剧院演出。但是,该剧曾于1998年秋天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过,仅隔两年再次以同样形式上演,意思不大。于是,我提出了在上海体育场演出户外景观歌剧的设想。这个设想就得到踊跃响应,时任东方电视台台长的胡劲军还拍板,东视作为主办单位全力参与。由于多年来我执导了大量大型文艺活动,因此,也被任命为这部景观歌剧的中方总导演。

在与外方导演的沟通中了解到,国外虽然已有户外歌剧,但大多是把剧院内上演的剧目,进行演员人数扩编和舞美重新制作之后,复制到户外的舞台上演出。这个版本的《阿依达》,曾在维也纳、悉尼、苏黎世、慕尼黑和埃及金字塔下演出过。我们不甘心照搬国外模式。那时,上海大剧院演了不少歌剧,培养了不少爱好者,但更多的市民对歌剧缺少了解,更谈不上喜欢。而艺术节的宗旨是“中外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要让经典艺术走向大众,让广大市民对歌剧产生兴趣,就必须根据中国观众的审美爱好,让这部西方经典歌剧融入中国元素。与外方团队统一了意见后,我们迅速形成了全新的制作思路,那就是“尊重原著,大胆创新”。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重点对两处剧情策划了全新创意。一处是第二幕“军队凯旋”设计了大型狂欢的场面,由1500人组成的埃及士兵和战车,载着战利品从体育场的观众席背后向舞台巡游,舞台上则有800人的埃及民众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第二处则是梁祝式

## 第29块金牌

刘文国

结尾,男女主角在狱中的二重唱《告别人生》渐入尾声时,数千只用气球制成的大小彩蝶随着音符飞向空中,绕着金字塔和男女主角翩然起舞,意味着两人的悲剧人生在音乐之中获得重生。后来,演出的事实也证明:这两处改动掀起了全剧演出的狂欢高潮。

那些日子里,我们日以继夜投入筹备工作。制作团队在当时的东视编导唐萍的带领下四处联络,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杂技团、金盾文工团、广州交响乐团、辽宁歌剧院等20多家表演团体积极支持,组成了200人的交响乐队、500人的合唱队、150人的舞蹈队,再加上群众演员,演员人数超过3000多人。上海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调派来了大象、骆驼、老虎、狮子和马匹、猴子等动物。舞美团队由时任上海戏剧学

## 鹰嘴豆泥丸

(新加坡) 尤今

表面香脆而内里酥软的鹰嘴豆泥丸,可说是“五味杂陈”的。由于在制作的过程里加入了多种不同的酱料,一咬之下,多层次的滋味像喷泉一样在唇舌间纷纷洒落,好似在品尝一整个复杂多变的人生。鹰嘴豆泥丸的另一个特点是,原料明明是素的,然而,吃在嘴里,却又不可思议地有着肉的丰腴,味儿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结实。

巴勒斯坦摊贩们如火般的热情,委实难以招架。有时,这个摊贩请我们吃了,那个又请,我们着实应接不暇。偶尔摇手婉谢而疾步走开时,他们却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把鹰嘴豆泥丸硬生生地塞进我们掌心里,笑嘻嘻地说:“吃呀,吃呀,很美味呢!”于是,我们吞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再一个……

由于巴勒斯坦游客寥若晨星,因而当我俩在街上四处游逛时,出其不意地成了众人的“宠儿”。不管走到哪里,欢迎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总爱指着我们的相机,说:“来来来,一起拍张照片吧!”尽管沉重的政治气

候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压迫感,但是,他们都设法在小环境里给寻常的生活糅上快乐的釉彩,在那一张张比阳光更为灿烂的笑脸中,没有阴霾、没有晦暗。

记得初抵拉马拉那一天,经过一家香气氤氲的小店,兴味盎然地驻足看那琳琅满目的面包,店东探头出来,友善地搭讪:“你们是游客吗?”我们点头,他立刻展露笑容,说道:“请稍等。”少顷,捧出了两个新鲜出炉的葡萄面包,说:“送给你们尝尝!”原以为这是难得一见的“童话故事”,没有想到,在拉马拉逗留期间,天天惊喜不绝。

离开前夕,又有街边摊贩请我们吃油炸鹰嘴豆泥丸,我满心欢喜地说道:“喂,这鹰嘴豆泥丸,味道独特,真可说是巴勒斯坦的王牌小食呢!”

“啊,这是我们阿拉伯人多年以来的传统食品,我和家人都百吃不厌哪!”他微笑地道,然而,顿了顿,却又双眉微蹙地说:“最可惜的是,犹太人硬生生地说这种鹰嘴豆泥丸是他们始创的,嘿嘿,就差了没有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也笑,但是,黑黑圆圆而锐利如鹰的眸子,却半点儿笑意也没有……

## 走路的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时下大陆文化老人中见过张爱玲的已寥寥无几”,其实心里

除健在的沈寂、艾明之两人外,无出其右了。当我坐在年届九旬的老报人邵琼面前,听她回忆早期见过的作家时,脱口说道“我见过张爱玲的”。在我听来,这不啻是一次重磅“爆料”。

抗战胜利后,邵琼离开重庆《民主报》,应邀加盟上海《世界晨报》。当时,冯亦代、姚苏凤刚刚将这张报纸复刊,正需人手。同时请来的还有袁鹰、吴承惠、戴文葆等人。飞机在上海一落地,邵琼从接她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在重庆期间的老朋友叶以群。她明白了,能来《世界晨报》,全靠她的推荐。叶以群知道她爱吃香蕉,手中正提着一串香蕉朝她笑哪!

到报社落脚后,邵琼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采访,而是让她去和张爱玲交朋友,这让邵琼颇感意外。她知道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已名闻上海文坛,但她并不仰慕。不过在重庆时,邵琼与第一任丈夫碧野就住在重庆观音岩下张家花园的“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地,经常见到茅盾、冯雪峰、姚雪垠、刘白羽、戈宝权等名作家。住处的东西厢房就住着梅林和叶以群,楼上住的是电影导演史东山和郑君里。现在,她怎么也没想到,叶以群会代表组织,要她去接近张爱玲。说主要是了解张的政治倾向,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是否能团结过来,争取

她站到革命阵营中来。

因邵琼在重庆认识一位小报记者叫叶阿芬,阿芬虽

不识字,却与张的一位同姓闺蜜非常熟悉。凭着阿芬的这层关系,邵琼居然住到了武进路上张姓女士家里,称其为张太太。张太太乐得有人作伴,待邵琼如亲妹妹样亲热。她在一家小公司做白领,工作清闲,又热衷吃穿。记得,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一天下午,阿芬和张太太带着邵琼去南京东路上的“新雅”喝下午茶,在幽雅的小包房内,她们和张爱玲寒暄后,喝着茶,聊着天,无外乎家长里短,吃喝玩乐之类。邵琼当然带着任务而去,悄悄观察张爱玲,

见她像一个时髦女郎,一套淡粉色缀花旗袍,长发呈波浪式披着,待人有点冷淡,有点矜持,或者说她过分清高了。这是张爱玲给邵琼最初的印象。

这天回家后,邵琼把张爱玲的一言一行整理成文,向叶以群作了汇报。这样的下午茶去多了,邵琼也心生厌烦,没多大兴趣了。而叶以群总是耐心开导她,说了解张爱玲,也是党的文化工作之一,做好了,可争取她站到我们这边。

邵琼不知道,这样的聚会,其实是AA制,每次都是阿芬帮邵琼悄悄出了钱。有一次,张爱玲在闲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小调来。这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张爱玲唱得凄楚而无奈。

第二天,邵琼见到叶以群,说张爱玲从不谈政治,也不涉及他人,歌倒唱得蛮动听的。叶闻后,皱皱眉头,很失望的样子。稍顷,只得对邵琼说,此事就算了,你回报社做采访工作吧。后来,邵琼觉得,当时叶以群在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外文化联络社,做的是团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工作,争取张爱玲自然成了他的目标之一。

邵琼回归《世界晨报》后,相继采访了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史良、黄金荣等社会名流,半年中发表了两百多篇采访稿。她却后悔,当年接近张爱玲,向叶以群写的是汇报材料,却没能想到写一篇张爱玲的访问记。不久,夏衍找到邵琼,说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正缺人。这样,邵琼就去了刚复刊的《新民报》。

## “我见过张爱玲的”

韦决



## 十日谈

艺术节前世今生

艺术要热情拥抱社会,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